

游牧世界

【日】松原正毅 著
杨海英 审译
赛音朝格图 译



游牧世界

【日】松原正毅 著
杨海英 审译
赛音朝格图 译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游牧世界 / (日) 松原正毅著; 赛音朝格图, 杨海英译. -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2.3

ISBN 7-105-05001-2

I . 游… II . ①松… ②赛… ③杨… III . 牧民 –
生活 – 概况 – 西亞 IV . D423.7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17918 号

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网址: <http://www.e56.com.cn>

迪鑫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2002 年 4 月第 1 版 2002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7.625 字数: 150 千字

印数: 0001—3000 册 定价: 15.50 元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总编室电话: 64212794; 发行部电话: 64211734)

写在前面

——游牧民族的后裔与游牧民族研究者的邂逅

做为一个蒙古人，我可以算得上是游牧民族的后裔。在我的故乡鄂尔多斯，绝大多数蒙古族是在 20 世纪初进入定居生活的；最后一部分游牧蒙古人定居在他们的冬牧场的时间是 1965 年的冬天。他们是鄂尔多斯西北部、阿尔巴斯山中的蒙古人。蒙古族开始其定居生活，有着非常复杂的历史和社会背景；定居生活开始以后，蒙古族的社会形态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与松原正毅先生的邂逅，带有很大的偶然性，亦有某种程度的必然性。当我还只是一个大学生的时候，曾经在西藏“流浪”过一段时间。1985 年 9 月的一天，我投宿在拉萨河边一家小旅店里。旅店里进进出出的有许多日本人。直至 1991 年，我成为松原正毅先生的弟子以后，通过交谈才知道当年住在那家旅店的是“日本青藏高原扬子江流域、唐古拉山脉学术登山队”，松原

正毅先生亦在其中，是登山队副队长。1988年，松原正毅先生以那次实地调查为基础，出版了《青藏纪行——踏遍扬子江流域》一书。书中对青藏高原的自然环境做了细致的描绘，并对历史上以这一地区为舞台而活跃过的各个游牧民集团进行了回顾。

从草原来到北京，自己身处完全不同的文化环境。且不说“何为民族？”“什么是游牧？”等等大问题，“你们为什么天天喝马奶酒、吃肉，而不食用米酒和蔬菜呢？”等等诸如生活上的小差别，都显示了民族之间的不同的文化背景。做为考入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一个少数民族学生，我尤其对各个民族的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这促使我走上了专攻文化人类学的道路。

考入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综合研究大学院大学博士专业，投身于松原正毅先生门下之后不久，先生便带我进入了田野调查。从1991年春起至1993年秋，每年大概三个月，集中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勒泰山中、天山山中，对当地的游牧民哈萨克族和蒙古族等进行了细致的社会人类学调查。之后，又于1995年起至1997年，先后赴蒙古国，俄罗斯联邦图瓦共和国、布里亚特共和国及内蒙古自治区做了实地考查。可以说，我的社会（文化）人类学的知识和方法，绝大多数是在上述一系列的田野调查中学到的。先生以身做则，教我采访的技巧和方法，同时告诉我相关的文献典籍。我们的考察队有时达五六人之多，同行的浜田正美教授、堀直教授、梅村坦教授（中央大学中亚史专业）和林俊雄教授给了我巨大的影响。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有关中亚各民族的历史和考古学方面的知识。在这里还应该提到当时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科学探险协会主任的吕铭先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厅考古研究所的张玉忠先生，还有许多当地的哈萨克族、蒙古族牧民，他们无私地提供给我们有关游牧民族的知识。

松原正毅先生认为田野调查是“向人民学习的机会”。人民的知识里贯穿着历史的潮流，这一观点，在先生的一系列著作里

都能体会到。只向人民学习还不够，还必须得把知识还原给人民，这也是先生一直坚持的原则之一。将知识还原给人民亦有各种各样的方式和渠道，其中一点就是培养“被调查方面的人材”，鼓励他们去研究自己的历史和文化。先生非常希望能从游牧民族当中出现许多知识分子，去构筑本民族的知识系统。先生称之为“发自社会内部的观点”、“基于本民族自身的视角”。正如先生所期望的，在当今世界的人类学（民族学）界，出身于过去“被调查者方面”的学者越来越多，他们以崭新的方法和观点开始对人类学做出新的贡献。

有史以来，中国的农耕民族与北亚和中亚各游牧民族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从文化传播和文化交融的观点上看，二者所发挥的历史作用是同样伟大的。时至清末，由于西方列强势力东渐，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之间关系出现了新的变化。二战后，随着不少游牧民族成为苏联的成员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这些地区的游牧民的社会形态发生了有史以来最大的变化。那就是放弃游牧，走入定居以后所产生的文化变迁。无可否认，在这一巨变过程中，附带性地出现了环境破坏、民族矛盾等等现象。

做为审译者，我认为本书中文版的出版有着以下两个方面的意义。第一，有助于促进过去被调查方面的学者、即出身自游牧民族的年青人材们，在游牧文化即将全面转入定居文化的当代，做挽救性的调查，留下宝贵的、很快将消失的信息和资料。第二，有利于社会各方面重新认识游牧社会的实际状况，不拘泥于约定俗成的观念，以客观的眼光理解游牧民族，增进各民族之间的友好关系。我想，每一个尊敬的读者都能做到这一点。

本书第一章与后记为审译者所译，其他各章皆由赛音朝格图先生担任。文中如有文字上、技巧上和文意上的错误的话，责任都应该由审译者承担。

最后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书中文版得到“日本国财团法人

“サントリー文化财团”(Suntory Foundation)的出版赞助，感谢财团慷慨解囊。

日本国国立静冈大学助教授 杨海英
二〇〇二年春

前　　言

尤尔克 Yörük 是土耳其共和国内过着游牧生活的突厥系统的游牧民。尤尔克是“流民、放浪者”的意思，是动词尤尔美克 Yürümek(走动)的派生语。这本来是来自其他民族的他称，渐渐地变成了自称而被广泛使用。究竟是从什么时候起将这部分安那托里亚——占土耳其整个国土面积亚洲部分的 97% 的——突厥系统的牧民称呼为尤尔克的，可谓众说纷纭。一说是从 12 世纪后半期开始的，也有人说是从 15 世纪或者是从 17 世纪开始的。

虽说现在无法确定尤尔克这一名称是从何时兴起的，但有一点是可以做出定论的：这是侵入安那托里亚的土库曼族的一部分的别称。因为在现在的土耳其共和国内残留的游牧民族中的一部分仍然被称为土库曼。有人说进入安那托里亚北部的突厥系统的游牧民族仍保留着土库曼的名称，而进入该地区南部的则被称为尤尔克。

土库曼民族主要分布在土耳其共和国、伊朗、阿富汗及前苏联领土内的中亚部分。在从西伯利亚到土耳其共和国的广大范围内

到处分布的突厥诸语言当中,土库曼语与土耳其语以及阿塞拜疆语一起构成了突厥诸语言的南方语族。在古代从蒙古高原出发席卷整个中亚的包括吉尔吉斯、维吾尔在内的各突厥系统的游牧民族当中,尤尔克大概是迁移到最西端的一部分。

可以说土库曼就是古代突厥史中常见的奥古斯族 *Oğuz* 的别称。奥古斯族又叫艾吉斯·土库曼 *Eski Türkmen*(即旧土库曼)。据说,土库曼一词最早见于 11 世纪的伊斯兰文献当中。但是针对土库曼的语源问题,学者们也是各持己见。有人说是“穆斯林·突厥”(即信仰伊斯兰教的突厥人)的讹音,但也有人说“突厥们”的意思——“们”是“我们”的意思,即“我们突厥人”之意——也就是“伟大的突厥人”的意思。

奥古斯族是公元 682 年创立的以蒙古高原为中心的突厥第二帝国的成员之一。据耸立在蒙古高原鄂尔浑河谷的突厥碑文所载,在 7 世纪末至 8 世纪初的这段时间内,奥古斯族的大本营就驻扎于突厥帝国的北部色楞格河流域。鄂尔浑的突厥碑文中记载了奥古斯族与突厥第二帝国的多次武力冲突。

突厥帝国 744 年因为受到回纥的攻击而灭亡。突厥帝国灭亡后的一段时间内,奥古斯族仍然是以色楞格河为根据地的。但不久奥古斯族也因为反抗回纥的统治而灭亡了。奥古斯族从蒙古高原开始了向西方的移动。到 10 世纪的时候,他们很可能已经到达了里海的岸边了。接着他们就被伊斯兰化。进入 11 世纪的时候,奥古斯族的一部分便开始从呼罗珊地区侵入伊朗,建立了突厥塞尔柱帝国。

1071 年,曼吉捷鲁特战役中,塞尔柱突厥帝国的兵团打败了拜占庭帝国的军队,挺进了安那托利亚,并在 1087 年建立了鲁穆·塞尔柱王朝。至 1299 年的时候,在安那托利亚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根基已经打好了。开拓鲁穆·塞尔柱王朝的始祖奥斯曼大帝就是奥古斯族的一支卡尤部的成员。据传,13 世纪前半期的

时候，奥斯曼大帝的祖父斯莱曼·夏为了避开席卷中亚的蒙古铁骑的锋芒，率领着自己的部族从伊朗东北部的呼罗珊地区迁入了安那托里亚的东北部。

斯莱曼·夏及其部族首先在上幼发拉底河的上游地区和阿尔美尼亚的山地过了几年游牧生活。当他听说成吉思汗的死讯后，便又开始转身向呼罗珊地区移动，但不幸斯莱曼·夏在途中于阿列坡地区死去。斯莱曼·夏死后，其部族的一部分继续向呼罗珊迁移，另一部分则留在了原地。这留下的一部分不断地西进，在安卡拉地区过着游牧生活，其后，从鲁穆·塞尔吉克王朝那里在西安那托里亚的苏尤特得到了冬牧场。也就在这样的来回颠簸中，迎来了奥斯曼大帝的诞生。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建立之后，过着游牧生活的奥古斯族不断地在安那托里亚的各个地区寻找合适的游牧区，向四面八方渗透。奥古斯族二十四分支里，二十三部的名称仍然留在安那托里亚的各个地区和部族名中间。绝大多数尤尔克依然保留着从呼罗珊地区迁移时的传说。可以说，尤尔克一直保持着从奥古斯族时期的游牧生活。

目前，在安那托里亚地区仍过着游牧生活的尤尔克究竟有多少人，还没有完全的统计。有人推测说，在 1923 年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后，尤尔克游牧民大概有 100 万人，也有人认为至少也有 30 万人。100 万言过其实，游牧民族的近 90% 已经开始走上了定居的道路。至今还坚持过游牧生活的尤尔克的牧民数正在继续减少。在历史上，游牧民族人口最集中的是安那托里亚东南部的乌鲁法地区和玛尔丁地区。另外，还有地中海沿岸的阿达那和以西安那托里亚的艾东为中心的地区。

从 1979 年 7 月底到 1980 年 10 月上旬，我对尤尔克游牧民进行了调查。其中 1979 年 8 月中旬到翌年的 8 月中旬的整整一年中，我一直和乔希尔·尤尔克 *eoşlu Yörük* 的牧民们生活在一起。

乔希尔·尤尔克的牧民们年复一年地过着在冬牧场 *kışla* (库

秀拉)、夏牧场 YaYla(雅伊拉)及秋牧场 *güzle*(久兹列)之间的迁移游牧的生活。每年的迁移距离将近 450 公里,其中夏牧场和冬牧场之间的海拔之差约为二千米。他们的夏牧场和秋牧场在伊斯帕鲁塔省的境内,而冬牧场则在安塔里亚省。我的调查从伊斯帕鲁塔省东部阿那玛斯山地东麓的秋牧场开始,经过秋季长距离迁移,在安塔里亚市东北约 30 公里的丘陵地带度过冬天后,又经过长距离的迁移,最后在阿那玛斯山地的夏牧场里结束。与乔希尔·尤尔克分手的时候,当年秋牧场的生活要开始了。

在调查过程中,我一直住在乔希尔·尤尔克牧民穆斯塔法·焦克 Mustafa Gök 的查得尔 *cadır*(用黑山羊毛织成的帐篷)里。其间,我向尤尔克的牧民们讨教放牧的技术和家畜的识别法、家畜生病后的治疗法、迁移时骆驼的驮卸方法等等,学到了很多游牧生活的知识。本书记录的就是在学习这些技术的过程中的各种体会及所见所闻,也许可以算得上研究游牧民族的一点基础资料吧。

游牧和农业一样,是人类历史上很重要的生活类型之一。当然,历史上的某一时期,由于游牧民族拥有强大的军事破坏力,而为世界所恐惧。对于中央集权的统治机构来说,游牧民族一直是不肯俯首称臣的逆民。即便是在近代,许多国家也都是无一例外地把游牧民族当做定居化的对象来看待。然而,不管怎样,无论是在那无法改造利用的沙漠和山丘地带,还是在那广阔的草原及荒漠地带,游牧民族依靠群居性有蹄类动物,开拓了人类的生活空间,这些功绩都是不可忽视的。

在今天,应该重新评价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有人说游牧是从农耕业里分离出来的,但是纵观农耕业与游牧业之间生活原理的不同,使得我们无法放弃对这一学说的正确性的怀疑。其根本差别在于一方是定居,另一方则是迁移不定的生活方式上。由于一部分人员的定居,才出现了财产的不断积累,这些财产又不断地转化为土地、房屋及家具等。当生产出现了剩余之后,才又可能养

活那些不直接参加生产活动的官僚机关人员和各种特殊人员。这才是农耕社会发展过来的历史。

在迁移不定的游牧业当中，持续性的积累是不会成大气候的。也就是说，游牧是没有剩余物可以养活大批寄生人口的。在这一点上，游牧业社会又基本上是一个极其平等的社会。在游牧民族的思想体系中，从来就没有将土地与房屋变成财产的想法。游牧业是建立在与畜群的相互补充的共生关系上的，是完全靠畜群的再生产而存在的生活方式。

也许因为历史上的原因，日本民族没有接触游牧生活的机会，对游牧生活的具体情节缺乏了解。因而对游牧生活的理解也是很肤浅的。为了扩大对人类生活的视野，正确理解日本文化，我们有必要加深对游牧生活的研究。

目 录

写在前面.....	杨海英(1)
前 言.....	(1)
第一章 在秋牧场——挤奶与家畜的管理.....	(1)
进入查得尔.....	(1)
游牧的技术.....	(10)
挤奶与奶制品.....	(32)
控制交配.....	(43)
第二章 迁移——从秋牧场到冬牧场.....	(49)
迂回路.....	(49)
羌得尔·约尔	(72)
走向冬牧场.....	(100)
第三章 在冬牧场——家畜的生产和识别体系.....	(112)
家畜的生产成长	(112)
家畜的疾病	(130)
家畜的识别	(136)
第四章 迁移——从冬牧场到夏牧场.....	(147)
考布兰固其的花	(147)

雅伊拉·土普拉克	(162)
彷徨的游牧民	(178)
第五章 在夏牧场——经济活动和定居化	(191)
经济活动	(191)
社会结构	(206)
定居化	(214)
后记	(224)

第一章

在秋牧场——挤奶与家畜的管理

进入查得尔

久别重逢

1979年8月1日，伊斯帕鲁塔省东北部的城市夏鲁基·卡拉阿其，正逢礼拜三的集市。与“东耶鲁穆”的意思有所不同，夏鲁基·卡拉阿其是一座泥土色的小镇。这是一个人口将近一万的郡厅所在地。虽说看上去没有一点特色，但却是自古以来连接伊斯帕鲁塔和考尼亞的重镇之一。从这里往南约60公里有一个地方叫耶尼歇尔·巴德穆里的，是鲁穆·塞尔柱王朝兴盛时期的遗迹。可见，夏鲁基·卡拉阿其是个交通要点，怪不得有礼拜三的集市呢。

礼拜三的集市真是人山人海。不光是城里人，近郊村庄的人们也源源不断地涌来，人流一眼望不到边。在露天的蔬菜市场上，

卖方与买方在高声地讨价还价。到处都是装有茄子和黄瓜、辣椒的木箱子，还有能看到塞满紫红色的耶里克（洋李）的笼子。道旁随处可以见到卖刀子的、卖锅的、卖地毯的、卖布的杂货店。还有拿着老掉牙的手摇缝纫机的裁缝，做驴鞍子的、修鞋的人们坐在路边承揽着生意。

马车和毛驴、马在人流中见缝插针地向前走着，拖拉机和汽车也在一个劲儿地按着喇叭向前行进。干燥的大地上冒起的黄尘，越发使得日光显得刺眼。

市场上的人们都穿着典型的农村服装。男人们头戴鸭舌帽，女人们则穿着宽松的侗（裤子），头上罩着面纱。在这人堆里，应该有尤尔克的牧民。以夏鲁基·卡拉阿其南部的山丘地带为夏牧场和秋牧场的尤尔克们经常光顾礼拜三的集市。他们出售自家做的乳制品，然后买回蔬菜和各种各样的日用品。

在赶集的人们当中，我在打听着一位尤尔克的牧民。他就是我前一年即1978年12月认识的乔希尔·尤尔克的穆斯塔法。

从1978年9月起，在布鲁多尔斯的一个村庄进行我的第三次农村调查的时候，曾经和土耳其的朋友们一起从12月中旬开始用两周左右的时间在安塔里亚省的各地做过旅行。以嘎基巴夏为起点，游历了玛那乌嘎特、塞里克等地。这几个地区都有游牧民族尤尔克的冬牧场，其实应该说是在过去有过冬牧场。因为再也没有人继续去过那种查得尔的生活，大部分人都在过去的冬牧场或者是附近盖起房屋，放弃了游牧生活而过起了定居生活。

尽管如此，我听说几年前刚盖起房子的玛那乌嘎特近郊的尤尔克村的牧民们在夏天的时候仍没有放弃在夏牧场的生活。畜群是徒步赶着迁移，但查得尔和生活用品则用拖拉机和汽车搬运。还听说，其中的一部分人在夏牧场上也盖起房子，耕种着旱地和菜地。长长的骆驼队驮着查得尔和生活用品，以塔乌罗斯（托罗斯）山脉为舞台，祖祖辈辈上演着的游牧生活，而今眼看就要成为过去

的烟云往事了。



秋牧场上的查得尔

凡是在我走过的各处，其中在冬牧场盖起房子定居下来的尤尔克们的大部分，夏天也不去冬牧场。旅行即将结束的时候，我访问了以塞里克近郊为冬牧场的一家查得尔。查得尔的主人是卡拉考云鲁·尤尔克 *karakoyunlu Yörük*。据他讲，在这几年里靠过去那种以驼背上的传统的游牧为生计的人大为减少，而在这附近继续过传统游牧生活的只有以卡曼村为冬牧场的乔希爾·尤尔克。

翌日，我便到了距安塔里亚 35 公里、在安塔里亚东北方向的卡曼村。在村里的小学校打听到，学生们中间有两名乔希爾·尤尔克的孩子。等下午上完课之后，我就和两个孩子聊了起来。孩子们告诉我，卡曼村西端的广阔的森林里有 15 户乔希爾·尤尔克，他们的孩子只有当全家搬到冬牧场的时候才上学，但这还是近十年以来的事情，然而还是有一部分孩子没有上五年义务教育的小学。

乔希爾·尤尔克的孩子们的查得尔坐落在距学校两个小时路程的地方。孩子们每天往返于森林中的小路上。我决定访问其中